# 人妻春雪

.

春雪今年２８岁，１６３，３４Ｃ。三年前嫁给我从小玩到大的死党……耀文。

“大伟，晚上有空没？”

“干嘛？有啥好康的？”

“昨晚我丈母娘捉来一只鸡，晚上叫春雪弄个烧酒鸡吃，咱们哥俩好好地聚聚！”

“哇靠！你丈母娘是不是担心你没力气喂饱嫂子，所以捉只鸡来补你这只小鸡鸡啊？”

“干！你爸还要补？上次桃花乡那个梦梦被我插到叫不敢，最后用嘴巴啜了３０分钟才让我射出来，你忘了吗？”

“是！是！是！你的鸡巴最够力，开开玩笑嘛……几点？”

“早一点过来，７∶００好了。”

“ＯＫ，我准时到！”

放下电话，一看时间还早，就先小憩一下，醒来看时间差不多了，就赶去耀文家。

“叮当！叮当！”“耀文啊，我是大伟，来开门啊……”

“来了，来了！”应门的是耀文的老婆──春雪。

“里面请，不好意思客厅有点乱，耀文去丸久买些东西，你先随便坐。”

“没关系，嫂子不用客气了，自己人嘛！有没有啥事可以帮忙的？”

“谢谢大伟，厨房的事是我们女人家的事，我自个儿来就行了，你先看看电视，耀文一会儿就回来了。”

“既然嫂子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罗！”

春雪进去厨房后，我就在他们客厅四处看看。墙上挂着他们的结婚照片，记得那时我还担任伴郎呢！其实耀文也真不简单，当完兵后就在现在上班的贸易公司从小弟做起，短短５年的时间，他已经做到经理了，如今又娶到春雪这个美娇娘……我们这群死党就属他最幸福了！

“这是什么？”好奇的我在电视柜里发现了一个新玩意∶“想不到耀文也有这种嗜好！”

玻璃橱窗内放着几片ＤＶＤ，我探探头，看到春雪还在厨房里忙，于是小心翼翼地打开柜子，《思春情怀》、《爱人的私处》、《奸淫人妻》、《淫乱叔嫂记》……十几片ＤＶＤ封面都印着淫乱的图片，女人的腿张得大大的，底下还插着一根大鸡巴，还有几张封面是一个女人被几个男人一起插入。最让人感到刺激的是有一张封面，只见一个女子，眼睛大大的，嘴巴含着一根粗黑的鸡巴，那鸡巴又黑又粗，露在小嘴外的部份冒出青筋，还有一沱白色胶黏物，把这根粗黑鸡巴和女人的小嘴混在一起，应该是射在嘴巴内了……看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血脉贲张，胯下的东西不自觉的硬了起来……忘记现在是在耀文的客厅，我的右手不经意地伸进去，将肉棒搓得更硬更挺，几乎快把裤子撑破了！

“大伟，你……”不知何时，春雪突然站到我的身旁，我一时紧张，手上的ＤＶＤ掉了一地。

“嗯……嫂子，不好意思，我只是一时好奇，没经过你的允许就擅自动了你们的东西……”我赶紧蹲下来收拾散落一地的ＤＶＤ。

“没关系，我来收拾就好了。”春雪见到我惊慌的模样，也顺势蹲下来捡，于是我们两人迅速地收拾起满地的色情光碟，并假装若无其事。

慌忙中，我突然发现春雪雪白的腿露出围裙外，细白娇嫩的皮肤仿佛吹弹可破，脚踝还系上一条精致的小金炼，露出拖鞋外的脚趾头涂上洋红的指甲油，真忍不住想亲吻她的脚趾头、舔她的小腿肚、顺着圆润的小腿滑上她的大腿沟……。

收拾好ＤＶＤ后，春雪没说什么就往厨房走……过了几分钟后，耀文带着大包小包的回来了。

那晚我们天南地北的聊到凌晨２点多，我才打到回府。回家后又想起晚上的情节，心想∶如果春雪能让我干一次，该有多好！

躺在床上，脑海中幻想着春雪的胴体∶将我的舌头缓缓地靠近她的大腿根，轻轻地扫过，时而轻时而重，时而上时而下，时而用打圈的方式慢慢舔上她的小穴……拨开她的小穴口，用食指轻轻地抠，由上到下，由左到右，缓缓加重力气把拇指用Ｓ形的方法揉，舌头在小穴口爬来爬去，舌尖用力舔上她的阴核，上下迅速扫动……慢慢地把我的鸡巴送到她嘴旁，用鸡巴头轻轻撬开她的樱桃小口，时而进时而出，时而让她用舌头从鸡巴根舔到鸡巴头，用舌尖绕着龟头颈慢慢地舔，用牙齿轻轻咬住鸡巴，用小嘴含住鸡巴头来回转动……我的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她的胸，用食指和中指夹住她的乳头，有时用拇指捏住这样揉……

“啊……啊……啊……”春雪终于受不了∶“大伟……我……好痒……好难受喔……喔……你别再……喔……别再……逗我了……”由于嘴里还含着我的鸡巴，只能伊唔地喊着∶“大伟……我要你的……大鸡巴……快点……喔……”

“嫂子，你要我的什么？我听不清楚。”

“我要……我要你的大鸡巴……大鸡巴……喔……喔……”

“可是你还没舔够ㄝ！”

“喔……求求你……小穴受不了了……”

“我要你把我的鸡巴舔硬一点，含住我的卵蛋用力吸，用舌尖舔我的肛门，让我爽了鸡巴就会变得更硬更粗，才能把我干到爽死你。”

春雪听我这样说，忍不住赶紧含我的鸡巴、吸我的睾丸、舔我的屁眼……为了满足她，含了５分钟后，我把鸡巴从她嘴里抽出，轻轻敲打她的嘴唇再让她含一含，将她的右腿上拉跨在我的左肩，用我的右手拉着她的左小腿，缓缓往外扳开，接着把鸡巴从她嘴里抽出放到她的小穴口，用左手握着我的鸡巴，慢慢磨着她的小穴，只让她的小穴含住我的鸡巴头……“喔……喔……喔……大伟……”春雪发狂似的叫出淫浪的声音，双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臂，指甲抠住我像要刺穿一样。

我不急不徐地用我的鸡巴头继续研磨，忽进忽出，舌头更没闲着地舔她的乳头。这样挑逗了她近１０分钟，终于忍不住她淫荡的表情和发浪的叫声，狠狠地把鸡巴全部插进她的小穴，抵住她的花心用力旋转，大进大出，用力抽动……这样幻想了近一个钟头，我的右手紧紧套住鸡巴上下套动，终于受不了而射出，精液沾满我的右手，就这样累得睡着了。

从那天晚上开始，几乎每晚我都幻想和春雪做爱，在我的幻想世界里，春雪的小穴和小嘴巴，不知吃了我的精液多少次。但这毕竟是幻想，现实生活中，她仍是我好友耀文的妻子，每晚她舔的是耀文的鸡巴，小穴也只有耀文能插！就这样我沉醉在幻想世界里近半年，直到上个月中的一个晚上……

“大伟，永仔的婚礼你去不去？”耀文打手机给我说道。

“我也不确定，最近工作较忙，不知道到时有没有空。”我边盯着电脑荧幕回答。

“我也一样。可是我结婚时永仔帮了我不少忙，如果不去就太不好意思了，他请我当总招待，我当然义不容辞了。”

“我尽量抽空，可以的话我一定去。”

“去啦去啦！春雪说，我们这群朋友里她只有跟你较熟ㄝ，你不去，她也不去！”

听到耀文这样说，我的鸡巴居然不小心又硬了起来，“好吧！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很爽快地答应！

时间过得很快，永仔的婚礼明天就要举行了，傍晚耀文又来电话∶“大伟，永仔明天请我早点过去帮忙，可是春雪说她要去弄头发，我想请你帮个忙，明天晚上要过去时顺道去我家载春雪好吗？”

“不行啦！我下班后还要赶回家里洗澡换衣服，时间来不及了。”

“你很屎尿哪……要不然你明天把衣服带着，下班后直接到我家来洗澡，不就得了！”

“可是……”

“好了好了，别啰唆了，就这样说定了，我会跟春雪交代的。就这样罗……拜拜！”

“喂……喂……”耀文还没听我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当天晚上太累了，忘了打手枪。

隔天下班后，匆匆忙忙地赶到耀文家。

“嫂子，我来了。”

“门没关，自己进来。你先去洗澡，我换个衣服就出发……”春雪在房间内对我喊道。

将衣服和公事包放妥后，我就进入浴室洗澡，当我进入浴室将关上后，闻道阵阵香味，想必春雪也才刚洗好澡。把衣服脱掉后，才发现找不到沐浴乳。

“嫂子，你们家的沐浴乳放在哪儿？”

“喔！刚刚我用完了，你等一下，我拿给你。”

“扣！扣！扣！”

“大伟把门打开，我拿沐浴乳给你。”

由于我正在洗头，洗发精让我眼睛张不开，所以摸了好久仍摸不到门锁。

“大伟，快点啊……”春雪情急之下转了下门锁，怎知我刚刚也忘了锁门，“砰”的一声门应声而开。

我把她放到床上，压在她身上持续埋头苦干，她则浪叫着闭眼享受，经过我近百下的猛烈攻势，春雪一波又一波的喷出淫水，最后她被我搞得精疲力竭，连续被推上三次高潮，紧捉着我的头，发抖的说∶“大伟……别……再……动……我真的……受……不了了……”

此刻的我已经欲毒攻心，鸡巴硬得像根铁条，抽插得更加用力……春雪的生理和心理都反应出前所未有的极度激昂，熟练地摇晃着屁股迎合我年轻热情的鸡巴，更用手环抱住我的腰前后捋动着。

此时我所有的灵魂都集中到灼热的肉棒上，甚至能够清晰地感觉出来前列腺液珠滚过尿道，整个人都快要燃烧起来了，面临溃决的边界，鸡巴猛涨，硬得发痛，每一刺都狠狠的抵到春雪的花心，让敏感的龟头享受到最大的快乐。我仿佛受到鼓励，更卖命的抽动，双臂撑着上身，眼睛看到春雪摇晃的大乳房，屁股飞快的抛着。

春雪看我尽力的样子，心里也很甜蜜，她稍稍抬起头，樱唇去含我的乳尖，还用舌头逗弄起来，我被她舔得发麻，低头也吃起她的耳朵，伸舌去搔那耳孔。春雪小浪穴被干，耳边听着男人粗重的喘息，无法再忍耐，四肢紧紧将我锁住。

“啊……啊……我……又泄了啊……”在大叫声中，她高潮了。春雪的膣肉又开始颤栗，鸡巴被她裹得粘粘蜜蜜，脊骨一阵酸美，龟头狂胀。我被她叫得心急，狂抽几下，接着马眼一开，滚烫的浓精没了约束，一阵接一阵地急射入春雪的身体，在子宫里面射出了又浓又多的阳精……

休息了近半个小时，时候也不早了，大战完毕后，我翻落在春雪身边，还记得给她高潮后的爱抚。春雪舒服的靠在我怀里，满足地说∶“我从来没有这么爽过！大伟，我已经无法失去你了……”

我讶异的睁大眼睛∶“那是不是插得很深？”春雪告诉我插起来的感觉，说的确很深很舒服。

“啊呀！”春雪惊奇的说∶“你怎么又硬了？”原来我听春雪叙述她被我抽插的感觉，不觉得鸡巴又抬起头来。

“走，我们一起洗澡去。”我把春雪抱起，边吻边往浴室走去。

到浴室，春雪还害羞地双手抱胸，还背着身，故意不让我看她的身体，但是她光是背部和屁股就已经够美了，我顿时当场举枪致敬。

我打开洒水莲蓬，试了试温度，然后将两人身体都先打湿。春雪说她想要洗头，我自告奋勇，提议要帮她洗，春雪也同意，接受我的体贴。

因为浴室空间有限，我自己坐在浴盆边缘，要春雪坐在浴盆内，她怕脏，只肯蹲着。我先将她的头发淋了些水，然后取过洗发精为春雪搓揉起来。她的头发又长又多，平常自己洗恐怕相当吃力。

起先春雪是背对着我，后来我要洗她的头发尾端不方便，便要她转身过来，她干脆趴在我的大腿上。我十分小心，不让泡沫去沾到她的头发眼睛，春雪看见我认真服务的表情，不禁笑了笑，因为我的大鸡巴正挺硬在她的眼前。

春雪看着那鸡巴，它还在一颤一颤的抖着，便用右手食指顽皮的在马眼上逗了一下，那鸡巴立刻撑得笔直，她吃吃的笑着。接着，她沿着龟头菱子，用指尖慢慢的划了一圈，让龟头胀得发亮，没有一丝皱纹。她又将掌心抵住龟头，五指合拢包住鸡巴，再缓缓抽起，我美得浑身发抖。

春雪更开心了，她继续着她的挑逗，重复的做了几次，那马眼就有一两滴泪水挤出来了，春雪将那泪水在龟头上涂散，又去玩龟头背上的肉索，上上下下来回的轻摸着，看来这次帮她洗头发已经算是值回代价了。

春雪很温柔的去捧动我的阴囊，然后作出一个邪恶的眼神假装要用力去捏，我马上恐怖的摇摇头，也作出投降的表情，她非常得意，为了表示她善待战俘起见，她张开小嘴，在龟头前端吻起来，我的马眼上又流出几滴分泌，她用舌尖将它们拨掉，抚散在周围，然后轻轻的吮起来。

春雪嘴小，分了好几次才将龟头整个含住，而我还在帮她洗着头，她不能动作太大，以免咬了我，于是尽量鼓起香舌，在龟头上到处舔动。

“嫂子……我……我要帮你冲水了……”我支吾的说。

“你冲啊！”她因嘴里有东西，说话含糊。

我取来莲蓬，先从发稍冲起，当我逐渐冲到她后脑勺时，她仍然不肯放开龟头，我便直接淋在她头上，她居然还是含着任我冲，于是我细心的帮她洗干净每一丝泡沫，撩直她滑顺的秀发，等全部冲完了，她还在吸着。

当我捧起她的脸，说∶“乖！来洗澡。”她才依依不舍的放开。我缓缓扶她起来，我们都站到浴盆外面，春雪拿起沐浴乳，挤了一些帮我擦着，我也帮她擦着。

她将我的胸膛打满了泡沫之后，上前再抱着我，伸手到我背后去抹。我拥着一副又软又滑的胴体，底下的硬阳具便顶在春雪的小腹上，我将春雪反转身来，也从后面伸手到她胸前揉着，她闭上眼睛让我充份的擦动，但是我的手却老在双乳上流连。

我先是在乳底搓着，同时帮她按摩，然后慢慢占有整个乳房。春雪丰满肥嫩的胸肉让我爱不释手，加上沐浴乳液的润滑，不止春雪舒服，我的手上更觉得过瘾。我又去捏着乳头，那两颗小红豆早就原本就骄傲的向上指着，经过抚弄之后也变得胀硬。我贪心不足，左手掌握着春雪的右乳，用左手小臂在她左乳尖上磨动，右手抽调出来往春雪的腹部摸去。春雪不晓得是舒服还是痒，不自主的扭动身体，我的鸡巴正好搁在她的屁股缝上，被她扭得舒服，又一跳一跳的抖起来。

我用手掌在春雪的肚子上滑动，还去挖她的肚脐眼儿，春雪笑得花枝乱颤。这时候，我左手也放弃了在乳房上的据点，往下侵略，越过小腹，摸到了她的阴毛。

“你这里还有一些头发没洗到。”我说。

“那是你的责任啊！”春雪说。

我的手指温柔的在那黏腻的范围中擦拭着，春雪双手回抱着我，仰头搁在我的肩上，我就低头去吻她的颈子，她“啊……”的低声吐气。

她已经开始在发抖，我的一只手负责她敏感的小嫩芽，一只手在更低的缺口处摸哨，她想要发出一点声音表示鼓励，却又被我将小嘴吻封住，只得伸出舌头和我对战起来。

我恶劣地加重指上的动作，春雪越抖越厉害，要不是我搂着她，一定会跌到地上，她已经双腿无力，站立得很辛苦。我怕她太过激动，放开她将她扶着，她坐到浴盆边上喘气。我让她休息，蹲下身来，为她洗脚。

春雪颓靡的坐在那里，看见情郎细心地在帮自己搓揉脚掌，不免心满意足，幸福的微笑起来。我缓缓站起身来，春雪依然坐着，又挤了一些沐浴乳，帮我涂在身上。刚才我的胸膛她已经抹过了，她将我拉转过来，为我擦背，我的肩背宽厚，让她有一种可以依赖的安全感。

她擦着擦着抹到我的屁股，我忍不住竟然嘻嘻笑起来，因为我这里怕痒，小诗这可抓到报仇的机会，东抓西揉，还伸到我的屁股缝搔着，我连忙低声求饶，春雪手再一伸，穿到前面，柔情的为我抚着阴囊。

我的鸡巴立刻又重新抬头高举，转回身体，春雪满手泡沫的合上去，在坚硬的鸡巴上洗起来。她被沐浴乳润滑了的双手，上下来回地为我搓洗，那和平常我自己弄的自然大不相同，鸡巴被洗得更胀更硬，连春雪摸着都红了脸笑起来。

春雪知道我很舒服，她想去舔却又满是泡沫，就两手合掌替我套起来。手掌直接摩擦在杆子和龟头上，把我的神经末稍抽得浑身发麻，忍不住便“呃……”的叫起来，春雪乐得连连加重手上的动作。

她抽了一会儿，又有了新的主意，她让我继续站着，自己则爬起来到我的背后，右手伸在前面依然套着鸡巴，左手抚在我胸前摸索，然后用乳房在我的背上磨着。我如何受得了，回手揽住她的两片小屁股，更满意的轻抚起来。

我一边吊着眼一边说∶“你自己已经……洗好了……这样会……会把你……再弄脏的……”

春雪套个不停，说∶“不要紧，再洗就是嘛！”

鸡巴就算再强悍，也抵挡不了温柔的侵蚀，一阵阵酸麻从身体各处集中到坚硬的棒子上，突然龟头更形粗涨，马眼一张，浓精疾射而出。

她在我身后虽然看不见，但是从我的呼吸和身体的颤抖也知道我射了。她放慢手上的动作，缓缓地将我的余精都套挤出来。我吐了一口长气，转过身将她抱住狠狠的吻，春雪嘤咛一声，也将我抱得死紧，良久才分开来，春雪再取来莲蓬头，将两人身上都冲净。

这澡洗得太长了，转眼间已经凌晨一点，担心太晚回去会引起耀文的怀疑，即使仍有些意由未尽，还是赶紧开车送她回去，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

（完）

“啊……对不起，我不晓得你门没锁……”

我赶快用水冲掉脸上的洗发泡沫，没想到一紧张，莲蓬头竟没拿稳，喷了她一身……此时空气像是凝结了似的，我和春雪两眼对望，不知道该说什么。

渐渐地，我发现春雪的衣服隐隐约约映出她的曲线，惊慌下的她露出羞赧红润的双颊，更显娇嫩欲滴。浴室内弥漫的热气让我欲火焚身，终于我受不了地把她推向墙壁，双手紧紧环抱她的腰肢……

“不可以，大伟，你不要这样……”

我不理会春雪，继续将我的头靠近她的身躯，终于我的嘴压上了她的唇，舌头不听话地钻进她的嘴里，“嫂子，你好美丽，你知道吗？每个晚上我都幻想和你做爱，从你的额上舔遍全身到脚底……”边吻着她，边对着她的耳多呼气。

“我想舔你的脚趾头，一根一根地啜，将我的舌头缓缓地靠近你的大腿根，轻轻地扫过，时而轻时而重，时而上时而下，时而用打圈的方式慢慢舔上你的小穴……拨开你的小穴口，用食指轻轻地抠，由上到下，由左到右，缓缓加重力气把拇指用Ｓ形的方法揉，舌头在小穴口爬来爬去，舌尖用力舔上你的阴核，上下迅速扫动……慢慢地把我的鸡巴送到你嘴旁，用鸡巴头轻轻撬开你的樱桃小口，时而进时而出，时而让你用舌头从鸡巴根舔到鸡巴头，用舌尖绕着龟头颈慢慢地舔，用牙齿轻轻咬住鸡巴，用小嘴含住鸡巴头来回转动……我的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你的胸，用食指和中指夹住你的乳头，有时用拇指捏住这样揉……”我像是背台词一样，边说边做。其实这些动作已经在我脑海中预习了很久，每个动作对我来说既陌生却又驾轻就熟。

“大伟，”春雪突然用手将我推开∶“我是你好朋友的妻子，我们不可以这样……”春雪激动地哭了。

“嫂子，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我无法控制自己。你实在太美了，如果这样会下十八层地狱，只要能和你相爱一次我也愿意。”

“不行，我不能对不起耀文……我不能对不起耀文……”

“嫂子，”我把春雪再搂回怀里∶“就这一次，只要我们都不说，耀文不会知道的。”

春雪还来不及回应我时，我已经再次吻上她的唇∶“嫂子，让我好好爱你一次，你只管享受，什么都不要想……”

我的手缓缓滑下，停留在她的臀上，胯下的鸡巴硬梆梆地挺动，舌头离开她的小嘴后还来不及休息便继续往她雪白的颈边游动，以像吸血鬼一样的姿势一样在她的咽喉处来回扫动。慢慢地来到她的乳房，３４Ｃ的乳球尖挺挺的，乳头粉红地往上翘。

当我舌尖扫到乳头时，春雪突然颤了一下∶“啊……啊……啊……”春雪终于受不了而呻吟了起来∶“大伟……我……好痒……好难受喔……喔……你别再……喔……别再……逗我了……”

我用牙齿轻轻咬住她的右边乳头，右手掌将她左边乳房整个包住慢慢地揉，不一会儿她的身体不自主的抖动，两腿不自主的搓动。渐渐地我把舌头往她的腰际走，搂着她臀部的左手此刻亦向下滑动，左手食指与中指从她的屁股沟由下往上摸，有时用力抓住她的丰臀揉，“啊……啊……啊……”春雪这时喘气声像是得到充份的快乐。

终于我的舌头来到她的小穴口，我将舌尖抵到她的阴核上，用最快的速度来回扫动，因为我知道只要她爽了之后，以后她就绝对离不开我了。

（２）

“嗯……嗯……喔……嗯……”

听到春雪的浪叫，让我原本已经硬挺的鸡巴变得更粗更硬了，我将右手在她的美腿上慢慢地摸着，从脚背到小腿到大腿根部来回地轻抚。另外的一手也没闲着，由乳沟的方向慢慢朝乳峰迈进，当我终于摸到如黄豆般大小的乳头时，我发觉她的心脏跳个不停，于是我轻轻地将她的身子拉起压向墙壁，再慢慢地将她的左脚扳开，拨开她的小穴口，用食指轻轻地抠，由上到下，由左到右，缓缓加重力气把拇指用Ｓ形的方法揉。我将她的右手握住我的肉棒，我的左手则拿住她的手，握着我的肉棒迅速的抽动来回搓弄着……

“嗯……嗯……喔……嗯……”又一阵大声的浪叫，听得我趐痒难当。我抬起头慢慢地欣赏这副我梦寐以求的身体，然后我就告诉春雪，跟她说她的身体很美丽，胸部很漂亮，她听到后就不禁咭咭地笑起来。

然后我就继续抚摸她的乳房，低下头用舌头舔舐她的乳头，而她就一直的低声呻吟。我用舌头一寸一寸地往下舔，一直舔到她的大腿内侧，跟着再慢慢地舔到她的阴核，当我的舌头刚碰到她的阴核时，她的反应就大得很厉害，她身体不停地扭动，她的爱液蜂涌而出，而她的呻吟声也愈叫愈大。

这时候我的阳具也已经硬得不能再硬了，所以我就将她身体压下，用手拿起我的阳具在她的嘴唇边来回磨擦。这时春雪忍不住眼前黝黑粗大的鸡巴的诱惑，“啊……啊……啊……”春雪终于受不了而呻吟了起来∶“大伟……我……好痒……好难受喔……喔……你别再……喔……别再……逗我了……”

她喘着气，用带点生气的语气说完后，慢慢地用手抓住我的鸡巴送到她的嘴旁，用鸡巴头轻轻撬开她的樱桃小口，时而进时而出，时而让她用舌头从鸡巴根舔到鸡巴头，用舌尖绕着龟头颈慢慢地舔，用牙齿轻轻咬住鸡巴，用小嘴含住鸡巴头来回转动……春雪的身体仿佛已经感受到我那粗大的肉棒在穴里抽送时会带给她的美快感，忍不住颤抖了起来∶“大伟……别逗我了……我受……不……了……喔……喔……”

一切都在计划中，我还怕她不玩了呢！

春雪像只发春的母猫般乖巧地侧俯在我的肚子上，右手紧握着我的肉柱子，刚好露出一粒油亮亮的龟头，她先用力的抓紧几下，然后缓缓地套动，我的鸡巴就变得比刚才更强硬了。春雪右手握着我那硬挺凶恶的阳具上下套动着，左手本来紧环在我腿上，现在也弯过来帮忙，她用食指把马眼上的液体涂散开来。我的肉杆子被套得正美，龟头又受到她指头的挑逗，酸软无限，禁不住“哦……”的发出声音。

春雪听到了，仰头对我笑，笑得好迷人。我突然发现，春雪明眸皓齿，散发着健康的气息，确实是个美女，尤其用小嘴含鸡巴的样子更是淫荡……忍不住抓住她的头，把鸡巴大力的插入她嘴巴……春雪两眼紧闭，浊浊的吐出一口长气，跟着又打了个冷颤，我便顺着她的小嘴，上下来回地滑动磨擦。

春雪“呀……呀……”的轻叹着，手上并不懈怠，更帮我的鸡巴套得飞快。春雪虽然舒服透了，却没忘记替我鸡巴服务，她不再用整只手掌去握鸡巴，改为食指中指和拇指合力将它拿住，这一来我鸡巴所受到的压迫力比刚才强，血液有进没出，龟头胀得更大更亮。

春雪把嘴凑过来，伸出舌头在马眼上挑来挑去，又把鸡巴头含进嘴里，用左手紧握住鸡巴上下来回套动。我几乎快被她逼上高峰，阴囊疾疾收缩，肉杆子连抖，马眼一张，差一点就射出来。

春雪在玩弄的时候，我的手也失去了规矩，从她大腿根部摸进了她的小穴里面，食指与中指沿着湿答答的小径往小穴里游走。春雪软而有弹性的穴肉让我满足了手欲，特别是春雪健美的体态，臀部小巧而浑圆，十分有型，我的左手抓住她的丰臀左右摸揉个不停，让春雪轻轻的“嗯”着喘气，想来春雪也是相当的舒服。

春雪一边含着，一边套动起来，魂飞天外，当场要了她的命也许她都肯。春雪的唇瓣是那样的轻盈，适巧地圈着我的肉根周围，缓上慢下，吞吞吐吐，再加上灵活的香舌不断的在我的肉索上挑衅，舌尖偶尔沿着鸡巴棱子伞缘来回划圈，让我忍不住大力地按住她，狠狠的插她一顿小嘴。

春雪仿佛得到赞美一样，吸吮套动得更卖力，让鸡巴在她双唇间忽长忽短，有时她还用齿端假啮它，两颊时鼓时凹，忙得不亦乐乎！

“嘟……嘟……嘟……”浴室外的客厅里传来阵阵的电话铃声。

“不行，我不能对不起耀文……我不能对不起耀文……”春雪听到电话声，仿佛回复理智，急忙将我的肉棒吐出，用手用力地推开我。

我顿时感到空虚，也发现春雪的犹豫，深怕失去这梦寐以求的机会，于是决定给她最后的一击，让淫欲征服她的理智。我将她用力抱起推靠向浴室的门，左手将她的右腿抬起紧紧抵住门板，右手握住肉棒往她的小穴贴近，鸡巴棱子缓缓在小穴口上下来回摩擦。

“大伟……我……好痒……好难受喔……喔……你别再……喔……别再……逗我了……”春雪发浪地喘息着，发出抽噎的声音∶“拜……拜托……你……”

我知道这次的攻击奏效了，便故意问∶“拜托什么？美人。”

春雪用那淫荡的眼睛看着我，蹶着嘴说∶“拜托你放进来……”

我又问∶“放进什么？”

春雪见我故意逗她，忍不住用左手拨开阴唇，将屁股大力地顶向我∶“……拜……拜托……你，把你又大又粗的鸡巴放进来，狠狠地插进来……”边说边摇动她的屁股。

“插进哪里？”我突然用力将鸡巴挺进去。

“啊……啊……啊……”春雪终于受不了呻吟起来∶“大伟……我……好痒……好难受喔……喔……你别再……喔……别再……逗我了……快插进来……狠狠地干我……”用带点生气的语气喘着说。

是时候了！我低头看着那根粗黑的阴茎插进了春雪的浪穴中，这应该也是春雪第一次碰上除了耀文之外的鸡巴。在插进的同时，春雪的小穴内冒出了许多淫水，她开始全身摇动，发出呻吟。

鸡巴渐渐越插越深，春雪似乎得到了高潮，有时呼吸沉重，有时抽噎。我开始加快速度，加重力量地抽插，弯下身来吻着春雪的乳房，一路吻向春雪的嘴，将舌头伸进她的小口中，舌尖卷曲起来再口腔内不停搅动……

“……”春雪的表情幻化不定，既娇憨又妩媚。

“乖，叫声哥哥。”我将肉棒缓缓抽出，快抽出穴口时再用力挺入，她的小浪穴被我插的发出“吱吱”声，浴室门也随着我的抽动而“嘎嘎”作响。

印象中春雪平时的话挺多，紧要关头却就是闷不吭声，于是想办法要让她叫出一点贴心的淫言浪语。春雪只管眯起眼喘气，不理会我的啰嗦，两手反而勾上我的脖子，屁股扭动得更费劲。

“唔，我还以为你不浪呢！”我暗笑地说∶“快点，快叫哥哥！”

“不……我不叫……”春雪上气不接下气。

“叫啦，”我将鸡巴全根尽入，鸡巴头顶住她的花心，用打圈的方法大力旋转着，右手牢牢抓着她的丰臀靠向我，食指抠着菊花蕾，对准要害不停的进袭∶“快叫！”

春雪皱紧了眉头，好像很痛苦，嘴上却带着恍惚的笑容，又好像很快乐，呼吸越来越沉重。我将菊花蕾上的指头移作他用，轻轻按进温柔、娇嫩而微微湿润的屁眼里，食指陷进后，马上被她的软肉包裹住了一个指节。

春雪无助的抽搐悸动，小嘴呵气连连，屁股一次一次地向上挺，同时翻起白眼。“喔……”春雪禁不起身体的热情反应，长声娇啼起来。而且大腿的白肉觫觫地摇颤着，小蒂蕾乱跳，一股火辣的激流从肉缝里急急喷出。

她慌张地按抱着我的头，双手将我牢牢锁紧，腰肢断续地摆动，全身都僵硬掉了，然后躲进我怀里∶“好哥哥……”刚叫完，她“啊……”地又叹了一声，接着才满足地放松下来。

我知道她泄了，滚烫的阴精汨汨地流出，顺着我的大腿滴落，我的鸡巴被她炙得爽到快要射出来。我赶紧放慢速度，舌尖抵住上颚，深呼吸一口气，把几乎到了鸡巴口的精液硬是挡了下来，因为我知道，趁这次一定要让她享受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从今以后就再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到时候就不必每晚都打手枪了。

这样缓缓地抽动了几分钟后，春雪满足的微笑着，轻轻伸出右手，很小心地轻捏住我的肉棍子，那肉棍子受到爱抚，又泡在穴中，不免加长加粗。她暗暗称奇，围指将变得更硬的鸡巴圈好∶“哇！真是坚挺，和自己的丈夫相比，怕不足足坚硬粗壮两倍有余。”于是心里暗自窃喜∶‘老公怎会有这样好的朋友！’

她慢慢套动着，又怕我发现她心中的小秘密，所以动作很轻很轻，否则一旦事迹败露，那可就丢脸丢到家。问题是我本来就知道她的心意，故意不理她，看她能搞什么鬼。

春雪用右手把我的鸡巴缓缓抽出，扶着我的阳具，左手也加入了，爱不忍释的细抚着我的龟头，先用力的抓紧几下，然后缓缓地套动，我的鸡巴就变得比刚才更强硬，龟头胀得更大更亮。

春雪凑嘴过来，伸出舌头在马眼上挑来挑去，又把鸡巴头含进嘴里，用左手紧握住鸡巴上下来回套动。圈着我的肉根周围，缓上慢下，吞吞吐吐，再加上灵活的香舌不断的在我的肉索上挑衅，舌尖偶尔沿着鸡巴棱子伞缘来回划圈，不仅不介意我向上顶，而且还配合地尽量多把鸡巴吃进去，可是她的嘴巴不够大，所以她最勉强也只能含进一半，那是她的极限了，她忙碌地替我舔咂着，同时用黏腻的舌头舐着我的茎杆子……

我怎么受得了，用力抖了两抖，春雪一惊，急忙缩手……我用力把春雪往上拉，再次将她用力抱起推靠向浴室的门，左手将她的右腿抬起紧紧抵住门板，紧紧抱住她的小腿，以她的腿当支柱，右手握住肉棒往她的小穴贴近，让阴阜和龟头的前端相碰触，鸡巴棱子缓缓在小穴口上下来回摩擦十几次后，顺着湿滑的浪液，不费力气地又再次插入春雪淫糜的骚穴里。

尽管已经泄了一次，春雪的花唇还是忍不住浪浪地发麻，她媚眼半瞌，茫趐趐的呼着气。但这毕竟是隔靴搔痒，更惹起小穴无端的慌骚感，春雪不可能会因此而满足的。我开始加快抽插的速度，她也发浪地摇着雪白的屁股，将水淋淋的玉户凑到阴茎的最末端。

哦，真舒服，大龟头顺利地撑开大小阴唇，滚磨着敏感的口肉，春雪欲罢不能，前后左右研杵个没停，鼻息短促而混乱，两腮各浮起一抹粉红。冷不防，我用力挺起屁股，粗壮的鸡巴没预警的戳进了大半根，“啊……”春雪自然反应的叫出来。紧接我便连着几十下厉害的刺入，顶得春雪要死要活，整根鸡巴都干进去了。

“啊……啊……”我飞快的抽送着，可是春雪迎合得也很快，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两人一起在抛动一样，分不出谁谁了。我低下头来看这淫糜的画面，我的鸡巴插进抽出，两人摇耸得那么紧张，鸡巴插挤得与她的浪穴肉肉相吸，从春雪被撑圆了的蜜穴口，不断地喷涌出大量晶莹的淫水，一时间我血脉贲张，鸡巴抽插得更加用力。

春雪的身理和心理都反应出前所未有的极度激昂，熟练地摇晃着屁股迎合我年轻热情的鸡巴，更用手环抱住我的腰前后捋动着。此时我所有的灵魂都集中到灼热的棍棒上，甚至能够清晰地感觉出来前列腺液珠滚过尿道，整个人都快要燃烧起来了，面临溃决的边界，鸡巴猛涨，硬得发痛，只要再多一点刺激，必然就要脑浆涂地。

春雪是过来人，知道我快不行了，赶紧推开我∶“不行，今天是危险期，你不可以射在里面……”

我顿时感到空虚，鸡巴搔痒难捺，毫不留情地把鸡巴更用力地深入挺进去，“啊……”这回她更叫得抑扬顿挫∶“啊……哦……不……不……不可以……”

我哪管三七二十一，继续埋头耕耘，前前后后的猛摇屁股，让鸡巴棍子疾速地捅进统出，得春雪哎声不止，蹶着白屁股，正好方便我更用力地插她。

“嗯哼……你……好硬啊……哦……轻点……啊……不啊……哦……不……不……不可以……用力点……哦……你好狠啊……不行，今天是危险期，你不可以射在里面……不……不可以……对……啊……啊……”

春雪已经爽得在那儿胡说八道，我也只顾抓紧她的两片臀肉，尽可能开开地分扳着，让粗大的肉肠所受到的阻力减到最少。

“啊……我……唉呀……我……我……大伟，我要……我要到了……啊……啊呀……喂呀……哦……”春雪说到就到，这时我感到鼠蹊一阵湿暖，原来是春雪的骚水喷出来。我再也不想忍了，每一刺都狠狠的抵到春雪的花心，让敏感的龟头享受到最大的快乐。

“啊……啊……我……流好多啊……”春雪的膣肉开始颤栗，这很快就要了我的命，鸡巴被她裹得粘粘蜜蜜，脊骨一阵酸美，龟头狂胀，接着马眼一开，滚烫的浓精没了约束，一阵接一阵地急射入春雪的子宫中，“啊……”两人都叫出来，同时一起打着哆嗦。

约莫过了几分钟，我缓缓温柔的揽紧春雪，春雪埋怨说∶“死大伟！什么都没搞清楚就来弄人，人家正在危险期呢！”

我吐吐舌头，心想∶‘怪不得浪成这样。’然后贴着脸问∶“舒不舒服？”

“你管我！”春雪害羞地别过头去。

“你这小骚货，”我轻吻她的颊∶“这次先这样，下次才让你死去活来！”缓缓地拉出软掉的长虫，春雪颤抖了一阵，那滑稽的虫尸才脱离穴儿口，一股股的混合液体就从肉缝中湍湍流下。

“好了啦，再不出发，可就赶不上永仔的喜宴了。”春雪用手指轻轻敲着我的鼻尖说。

自从上次和春雪发生关系之后，不知道是良心过意不去还是做贼心虚，往后近半个月里，纵使耀文几次邀约我到他家去，我都藉词推诿没有过去。好几个夜晚想再去看看春雪，最后还是躲进房里幻想她的曼妙身体及那天的经历，套动鸡巴直到射在手心里……

一直到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耀文又来电∶“大伟，永仔和他新妻晚上要来我家看那天婚礼的影带，要不要一起过来？”

一阵推托之后还是勉强答应，毕竟太多次的回绝怕耀文产生怀疑。于是当晚便匆忙将工作完成，心虚却又欢喜地去耀文家。

“叮当！叮当！”

“耀文啊，我是大伟，来开门啊……”看看手表才６点，耀文恐怕还没下班呢！

“来了来了！”应门的果真如我所料是耀文的老婆，也是我的秘密情人──春雪。

“嫂子，”由于我担心屋内还有其他人，所以仍是正经地称呼她∶“不好意思，我好像来得太早了。”

“哼！没良心的臭男人，你终于出现了啊！”春雪厥着嘴说，想必只有她自己在屋里。

我顺手将门带上，把她推向墙壁，双手紧紧环抱她的腰，继续将我的头靠进她的身躯，终于我的嘴压上了她的唇，舌头不听话地钻进她的嘴里∶“嫂子，我的好春雪，你知道吗？每个晚上我都幻想和你做爱，从你的额上舔遍全身到脚底……像那天那样好好疼你。”边吻着，她边对着她的耳朵呼气。

“大伟，你不要这样……耀文快要回来了。”春雪急忙想将我推开。

我不理会春雪，我的手缓缓滑下，停留在她的臀上往我身体推，将她紧紧贴靠住我的下体，左手缓缓伸进她的衣服内，从小腹慢慢往上抚摸，直到碰到胸罩时便将游动的手掌停住，由乳沟的方向慢慢朝乳峰迈进，用手指头一根两根三根地慢慢滑进胸罩内，终于整个手掌完全包住她浑圆坚挺得３４Ｃ。

当我指尖扫到乳头时，春雪突然颤了一下，“啊……啊……啊……”春雪终于受不了而呻吟起来。

春雪今天穿了一件紧身的淡蓝色连身裙，她浑圆的双峰被我揉磨得在紧窄的布料下向外怒突，我仿佛可以看到她那白皙的奶球；当我另一只手把连身裙往上拉起时，整条修长的大腿都暴露在我的目光下，而小巧的脚趾便包裹在一双白色高跟凉鞋内。

看到这个时候，这样的手欲已经无法满足我，反正现在屋里也没有人了，我不如大着胆子抱起她，走到厨房内，这样就算耀文突然回家也不会马上撞见，我也才能把她看得更清楚、更真实。

当我小心翼翼的抱起她走到厨房流里台前的时侯，春雪好像也知道我要做什么，既期待又害羞地把她那薄如婵翼的胸罩脱下，解开胸前的几颗扣子，一对雪白的乳房马上弹了出来。竹笋型的３４Ｃ，乳晕好细，颜色好浅，几乎跟乳房一样颜色，乳头像一粒红豆的大小，简直是上帝的杰作。她下面是一条红色镂空而且很小的丁字裤，小到连阴部似乎都遮不住，只要她往前一弯腰，就可以轻易被人看到她隐约的阴毛。

“大伟，我想死你了……”春雪大力地吻着我的嘴喃地说，右手伸入我衬衫里停在胸膛不断来回抚摸，左手紧紧勾着我的脖子压向她的头，我可以明显感到她的渴望。

看着她那一对已经破衫而出的双峰，确实挺拔非凡而且无视地心吸力，依然坚挺，雪白的长腿曲线玲珑，凹凸有致，两条腿渐渐向外分，白皙的大腿露出裙外，细白娇嫩的皮肤仿佛吹弹可破，脚踝还系上一条精致的小金炼，露出鞋外的脚趾头不但洗得干干净净，趾甲也修得圆圆的，还涂上一层洋红的指甲油，微红的趾尖衬托着几根青筋细浮地脚背，显得格外地粉白娇嫩。

我忍不住蹲下来轻抬起她的左腿，手托着她的脚，把她那一双白色高跟凉鞋脱下，开始用嘴来吸吮那一根根修长嫩滑的脚趾头，一根一根地啜。她的脚趾好滑、好软！渐渐往上舔她的小腿肚，顺着圆润的小腿滑上她的大腿沟……我我另一手也没闲着，分别用大姆指跟食指夹住右边的乳头慢慢搓，原本小巧可人的乳头慢慢勃起，变得好硬、好大，此时我改成搓弄她左边的乳头。

在我仔细的吸吮完每一根脚趾及滑润的美腿之后，再慢慢往上含着春雪的乳头，不停吸啜，间中以牙齿咬扯，或以舌尖挑逗；我空出一手来，把手伸进她的内裤里，中指贴着阴唇不停地磨擦，阴阜顶胀的红色镂空丁字裤中央，慢慢出现了一块深色的水渍。

此时春雪的身子不停地抖动，趁她的头一仰时，我就将她抱起坐在流理台上面，用手扳开双腿，舌头朝春雪的丁字裤上亲了下去，她还想推开我，我抱着她的腰，继续吻着她，她在“唔唔”想叫的时候，刚好给我有机可乘，舌头也沿着裤缘攻进她的穴腔里，将春雪的穴肉扯入我的嘴内紧紧夹着，不停地吸啜。

春雪的淫液沿着香舌不断渗入我的口腔内，亲密的交合状态令春雪羞得两颊绯红，喘气地呜咽∶“大伟……我……好痒……好难受喔……喔……你别再……喔……别再……逗我了……”这样淫荡的叫声，进一步刺激着我的欲望。

由于害怕耀文随时会回来坏了我们的好事，因此我决定速战速决！我开始粗暴地抚摸她的奶子，一阵阵难以形容的趐麻感觉立即传到春雪全身，手指灵活地在她乳房上摸动，还集中在她的乳头上，把她突起的乳头慢慢搓弄。

“唔……唔……”春雪爽快得没法发出声音，双乳给我摸得很兴奋，全身都发软，手脚只能没力地抵抗着。我开始觉得她的小穴好像有什么东西渗出来，伸一只手去摸她的小穴，那里已经把内裤都湿透了，这时可以看到湿湿的内裤透出了阴唇的形状，我忍不住伸出舌头去舔弄春雪的阴埠。

我夸张的说∶“怎么会湿湿的？唉呦！越来越湿了！”

春雪虽极力扭腰，却抵不过我的力道，这被我的舌头舔到敏感的地方，猛然全身一震∶“啊……啊……啊……”春雪这时喘气声像是得到充份的快乐。

终于我的舌头来到她的小穴口，我将舌尖抵到她的阴核，用最快的速度来回扫动，“不要…这样……不可以……我受不了……”春雪喘着气哀求。我哪肯罢休？更用舌头去舔她的阴蒂。

“可爱的嫂子，你看你的淫水，尝尝是什么味道吧！”说完就把舌头弄进她的小嘴里面。

“裤子这么湿！我帮你脱掉！”我把内裤一骨碌的扒下到脚跟，她来不及反应，整个下体就毫无保留地落入我的眼中。浓密的阴毛中间露出的大阴唇，已经在我挑逗之下张开了一条缝，我的手指插进她的小穴里，她给我插得全身无力。

看着她那种欲拒还迎的神情，更激发出我的魔性，我一手拉开自己的裤链，把胀得发硬的阴茎拿出来，一手抓起她玉腿，抬到我的腰上来，这样我的阴茎就能在她小穴口磨来擦去，把她磨得淫水四溢。

我低头看着那根粗黑的阴茎缓缓地插进春雪的浪穴中，她正沉醉在我的鸡巴棱子所给她的感觉中，整个阴户都湿淋淋的，她呻吟着说∶“插我，大伟……”我从来也没听过她如些这般的淫语，于是用手抓住那早就硬起来的肉棒，继续让我的龟头在小莉的阴户上磨擦，让她显得更需要我的家伙。

她以急促的呼吸低声说∶“请干我吧，拜托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干”这个字，很明显地，这是应该是她有生以来最需要的一次吧！

我也一样很需要了，我不能再作弄春雪了，我要使用她那又湿又热的小穴。当我将我的龟头插入小浪穴的穴内时，她开始痉孪而且发出叫声，我慢慢地将我的肉棒整根插进春雪的阴户内后，又将肉棒缓缓抽出，快要抽出到穴口时再用力挺入，我想慢慢地满足她饥渴的身体。

我一边插，手掌一边大力揉搓着她圆圆的屁股，手指还朝屁股缝里面钻。春雪浑身直抖嗦，使她不断夹着屁股，小嘴呵气连连，屁股一次一次地向上挺，同时翻起白眼。

“喔……”春雪禁不起身体的热情反应，长声娇啼起来。而且大腿的白肉觫觫地抖颤着，小蒂蕾乱跳，一股火辣的激流从肉缝里急急喷出，她慌张地按抱着我的头，双手将我牢牢锁紧，腰肢断续的摆动，全身都僵硬掉了。看到这景象，阴茎更硬得实在难受，我粗鲁地将春雪的双腿一拉，发硬的龟头便抵住她的小穴口，狠狠地刺入了。

龟头感受到她穴里的湿润时，我顺势把她的屁股一抱，再狠狠地向前一顶，我整根阴茎便狠狠地贯穿了她的浪骚穴，挤进这淫荡少妇、淫浪人妻紧窄的阴穴内，把她弄得直呼过瘾。而我也感到她那温热的肉壁包着我的肉棒，一阵阵热电流不断由下体涌上，传来兴奋和刺激。

我不愿再浪费我操她的宝贵时间，于是深入体内的阴茎不断挤开春雪的阴道壁，龟头更已顶在她的穴心上。当我猛烈撞击着她的穴心时，冲击力令春雪随着我的动作而摇摆，短速而猛烈的抽插每一下也顶到穴心深处。

才百来下，春雪已不禁泄身高潮起来。我的龟头紧贴着她的穴心，感受着灼热的阴精不停洒在我的龟头，春雪的阴道则收缩紧夹着我的阴茎不放，不停地蠕动吸啜着，滚烫的阴精汨汨地流出，顺着我的大腿滴落，我的鸡巴被她炙得爽到快要射出来。

在我继续挺入阴茎，准备开始下一步时，忽然听到了一些声音，而春雪也听到了。

“快点！有人来了。”我说。

我从春雪那湿淋淋的阴户中拔出我急欲发泄的坚硬阳具，痛苦地将它塞回裤子之中，春雪则放下腿，拉平裙子，顺手用抹布将流理台上那一摊淫液抹净。

那一夜，我最后还是回家躲进房里，幻想着她的身体及淫荡，套动鸡巴直到射在手心里……

（４）

隔天下午，春雪打电话到我公司，说是对不起我，并要我晚上去她家楼下接她，她已经跟耀文讲好要和朋友去Shopping，所以可以放心服侍我以弥补昨天我未过瘾的情绪。

当天晚上不到６点我就已经将她接上车，往淡水的方向疾驶而去。一路上春雪像只温柔的母猫，紧紧地将头贴靠在我的臂膀，左手在我的裤裆上来回抚摸玩弄，裤裆内的鸡巴受不了刺激而渐渐坚硬粗长，将裤裆顶得隆起。

春雪趁我开车无法反击，更进一步把我裤裆上的拉链扯下，用手隔着我的内裤来回挑逗。这样玩弄了几分钟，才缓缓地把我的鸡巴从内裤里掏出，用右手紧握着我的肉柱子，刚好露出一粒油亮亮的龟头，她先用力的抓紧几下，然后缓缓地套动，我的鸡巴就变得比刚才更强硬了。

春雪又慢慢改为用食指中指和拇指合力将它拿住，这一来我鸡巴所受到的压迫力比刚才强，血液有进没出，龟头胀得更大更亮。这时春雪凑嘴过来，伸出舌头在马眼上挑来挑去，又把鸡巴头含进嘴里用，左手紧握住鸡巴上下来回套动。小嘴圈着我的肉根周围，缓上慢下，吞吞吐吐，再加上灵活的香舌不断地在我的肉索上挑衅，舌尖偶尔沿着鸡巴棱子伞缘来回划圈，春雪右手握着我那硬挺凶恶的阳具上下套动，左手本来紧环在我腿上，现在也弯过来帮忙，她用食指把马眼上的液体涂散开来。我的肉杆子被套得正美，龟头又受到她指头的挑逗，酸软无限，禁不住“哦……”的发出声音。

我几乎快被她逼上高峰，忍不住大力地按住她的头，屁股大力地挺上挺下，狠狠的插她一顿小嘴。春雪仿佛得到赞美一样，吸舔套动的更卖力，让鸡巴在她双唇间忽长忽短，有时她还用齿端假啮它，两颊时鼓时凹，忙得不亦乐乎！我的鸡巴在她的嘴里一进一出的，有时快有时慢，有时伸出舌头舔，不停地搞我的鸡巴。

“喔……干！操！真爽，你的嘴真会搞！干爽死了！干！”我爽得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快！告诉我的鸡巴什么味道？”

“好大！好美味！我爱死你的大鸡巴了！”由于嘴里还含着我的鸡巴，春雪费力地伊唔着。

我感觉到龟头被她温软的小口包裹住了，舒畅得难以形容；春雪也觉得小嘴儿被我强劲的棍棒侵犯着，痕痕痒痒的不叫不痛快。

“啊……进来嘛……全部都进来嘛……嗯……”春雪猛烈摇着头，一上一下地说。

我手按住她的头往下用力一压，屁股狠劲地向上一挺，她“呃……”一声，吊起白眼，粗鸡巴就都全部进去了，只剩下阴囊还贴在春雪骚黏的嘴唇上。

“哦……大伟……”春雪呻吟着，含含糊糊地说∶“动一动……”

没等春雪交待，我早就在上下抽送了。她将我的鸡巴套动得更快速，嘴里嗯哼不断。

“啊……大伟……啊……你……你现在在干什么啊？”春雪趁我把鸡巴抽出到她嘴唇边时，用挑逗的语气问。

“我在……嗯……我在干嫂子的嘴。”

“嫂子的小嘴好不好干啊？”她又问。

“好干……嫂子又美……小嘴又紧……啊……又好干……”我回答说，而且也问∶“嫂子在干什么啊？”

“嫂子在……啊……啊……”春雪说∶“嫂子在被……大伟干着嘴巴……啊……好舒服……”

“嫂子的小嘴喜欢被大伟干吗？”我又问。

“喜欢……啊……你好棒……”春雪说∶“好会干……啊……嫂子很舒服啊……啊……大伟好硬……好烫……好爽啊……嫂子喜欢被你干……啊……”

于是我更撑直起身体，鸡巴凶悍的挺动冲刺着，侧眼看着她的嘴和我的鸡巴紧密的相接磨擦，不由得更加兴奋，鸡巴得无比的热烈与狂暴。

“唔……唔……好大伟……嫂子浪死了……再用力啊……啊……真好……你真有劲……啊……啊……”

“嫂子你好骚啊……看我插死你……”

“啊……啊……好啊……插死我……啊……算你厉害……啊……啊……哎呦……这……唉……用力……啊……嫂子有点……啊……啊……”

“有点什么？”

“有点……啊……有点快要爽出来了……啊……啊……大伟……啊……再多爱我一点……啊……啊……”

我知道这淫荡的女人即使连插嘴都会发浪，哪敢怠慢，屁股干得飞快，她的嘴也迎凑得浪荡，我的鸡巴有时不小心才刚滑出口外，她就狠狠的立刻又含了进去，直是让我无法短暂喘息。

“哦……哦……快点……嫂子完蛋了……啊……大伟啊……嫂子爱你啦……啊……射出来啦……出来……啊……啊……”

春雪一脸迷惘，脸上又浮起那淫淫的浪笑，故意挑逗我的思绪，我忍不住用力一撑，坐直起来，整个人上下不停的耸动，几乎爽到了极点。

“嫂子……啊……我要射了……”

“啊！？”春雪闻言，套动得更厉害。

“唔……唔……”我说射就射，一股阳精立即喷进春雪的嘴里，大概是昨天自己打手枪解决没有过瘾，积了不少沸腾的精液，真是又浓又多。

春雪缓缓地吐出我的鸡巴，精液沿着她的嘴角黏呼呼地滴下来。不一会儿又凑嘴过来，伸出舌头在马眼上挑来挑去，又把鸡巴头含进嘴里，用左手紧握住鸡巴上下来回套动。圈着我的肉根周围，缓上慢下，吞吞吐吐，再加上灵活的香舌不断地在我的肉索上挑衅，舌尖偶尔沿着鸡巴棱子伞缘来回划圈，露在小嘴外的部份，还有一沱白色胶黏物，把我这根粗黑鸡巴和她的小嘴混在一起。含弄几分钟后，春雪停下来趴在我的腿上，问∶“大伟，爽吗？”

“好爽啊……嫂子平时也常舔耀文吗？”

“是啊，耀文也喜欢……也还很有劲呢！”春雪说∶“不过没有你好！”

“耀文的老二大不大？”我又问。

春雪嘻嘻地笑起来∶“最少比你大一倍。”

“哦……”我有点丧气。

“干嘛？”她拍拍我的脸颊∶“嫂子喜欢你啊，都肯给你干了……”

“嫂子真的舒服吗？”

“什么真的假的，舒服就舒服嘛！”春雪嘟起圆圆的嘴，“啧！”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我把渐软的鸡巴塞回内裤里，拉上拉链专心开车。

我们到淡水码头吃了些东西，又顺着原路开上关渡大桥，沿途兜风……不知不觉地开到了林口，此时已是晚上１０点多了。我担心地问春雪∶“这么晚了，有没有关系？”她说耀文今天去同事家打麻将，不会那么早回去。

想到今晚她尚未泄身，看来我得找个地方好好地插插她，免得她欲火难捺剥了我的皮！于是我把车子开到了一间名叫“野宴”的MOTEL，将车停妥后，拉着她的手走上房间的阶梯……

“让你爽个够！好不好？”我把她的衣服脱掉，紧抱着她往床上坐。

说着，春雪已经挪过来跨到我肚子上，一手扶住我的鸡巴，一手撑开她的浪，移准了位就一屁股坐下来，接着就慢慢摇动起臀部，然后越摇越快，连带那一对乳房也晃动如惊涛骇浪。我不可思议的看着心目中端庄的嫂子，才知道原来她内在是这样的淫荡。

“看什么？”春雪故意刺激我说∶“大鸡巴哥哥，干我啊！我还怕你没劲儿了呢！”

我一听，鸡巴忿忿的猛然挺动∶“笑我？你敢笑我？插死你！”

“我……啊……我才不怕……啊……我才不怕插……啊……啊……”

“嫂子，没想到你这么骚，这么浪！嫂子……”我大着胆子问∶“你常偷情吗？”

“要死了！问这什么话？”春雪自然不会承认∶“也才……和你偷情而已。啊……啊……”

“可是你好浪啊！”

“因为嫂子……啊……爱你啊……”春雪边呻吟边问∶“你以前……啊……看见嫂子……啊……不想上我吗？……”

“想，好想！”我说∶“可是你是嫂子……”

“啊……现在……被你干上了……啊……什么感想？”

“爽……爽死了！”我说。

“哈……哈……”她笑说∶“色大胆小……”

“骚婆娘……”我咬牙说∶“我马上就可以插得你求饶！”

“是吗？”春雪故意又用力坐了两下，用她的小穴磨着我的鸡巴∶“唷！真的哩！好大伟，别干坏了嫂子喔！”

我听她这种荤言腥语，鸡巴马上又挺得铁直，猛一翻身将她压上床，暂时不去插她，而是将我的舌头缓缓的靠近她的大腿根，轻轻地扫过，时而轻时而重，时而上时而下，时而用打圈的方式慢慢舔上她的小穴……

慢慢地把我的鸡巴送到她的嘴旁，用鸡巴头轻轻撬开她的樱桃小口，时而进时而出，时而让她用舌头从鸡巴根舔到鸡巴头，用舌尖绕着龟头颈慢慢地舔，用牙齿轻轻咬住鸡巴，用小嘴含住鸡巴头来回转动……我的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她的胸，用食指和中指夹住她的乳头，有时用拇指捏着这样揉。

“啊……啊……啊……”春雪终于受不了了∶“大伟……我……好痒……好难受喔……喔……你别再……喔……别再……逗我了……”由于嘴里还含着我的鸡巴，只能用鼻音伊唔地喊着∶“大伟……我要你的……大鸡巴……快点……喔……喔……”

“嫂子，你要我的什么？我听不清楚。”

“我要……我要你的大鸡巴……大鸡巴……喔……喔……”

“可是你还没舔够！”

“喔……求求你……小穴受不了了……”

“我要你把我的鸡巴舔硬一点，含住我的卵蛋用力吸，用舌尖舔我的肛门，让我爽了鸡巴就会变得更硬更粗，才能把我干到爽死你。”

春雪听我这样说，忍不住赶紧含我的鸡巴、吸我的睾丸、舔我的屁眼……为了满足她，含了５分钟后，我把鸡巴从她嘴里抽出，轻轻敲打她的嘴唇再让她含一含，将她的右腿上拉跨在我的左肩，用我的右手拉着她的左小腿，缓缓往外扳开，接着把鸡巴从她嘴里抽出放到她的小穴口，用左手握着我的鸡巴，慢慢磨着她的小穴，只让她的小穴含住我的鸡巴头……

“喔……喔……喔……大伟……”春雪发狂似的叫出淫浪的声音，双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臂，指甲抠住我，像要刺穿一样。

我不急不徐地用我的鸡巴头继续研磨，忽进忽出，舌头更没闲着地舔她的乳头，这样挑逗她近１０分钟，终于忍不住她淫荡的表情和发浪的叫声，狠狠地把鸡巴全部插进她的小穴，抵住她的花心用力旋转，大进大出，用力抽动。大叫一声∶“干死你……干死你……”马上急急地操着鸡巴插进她的小穴，狂风暴雨般的猛起来。

这一来两人就都没空说话了，春雪只是忙着“嗯……嗯……啊……啊……”的骚叫，我没命的前后抛动臀部，让阳具闪电般的疾插着，干得春雪水花四溅，“哥哥、弟弟”的乱喊一通。

插着插着，我和春雪逐渐都有点劳累起来，一个不小心，双双滚下床，模样狼狈不堪，两人忍不住咭咭的对笑起来。

我将她抱回坐在床上，双脚轻轻的跪坐在春雪前面，一双眼睛贼贼的在她脸上、胸前不停地来回搜索，手上将鸡巴使劲套着，难得有机会把春雪看得这样真切，尤其她那娇嫩的脸蛋、红润的芳唇、丰硕的乳房，浑然天成，无处不美，着实恨不得低头咬上一口，早就告诉自己有一天一定要狠狠的干进这美丽的身体，让她在身下婉转娇啼。

下定决心，并且发挥无穷的想像力，幻想和春雪销魂的情境后，鸡巴受到影响，硬得更胀更大，我痉痉的缩起肚子，整个人难过得抽弹着，从跪坐慢慢直起身体，手掌握紧鸡巴没命的晃，眼看就要了爆炸了。

宾馆的床不高，我紧张的高跪起来，那阳根就直指春雪的脸蛋。她从闪动的睫毛下看见我红蘑菇般的肉菱子，差点碰到自己鼻尖，‘真要命，如果他射精出来，必然喷满自己一脸。’想起精液热烫的骚味，春雪忍不住又张嘴将那龟头含进嘴里。

春雪用右手把我的鸡巴缓缓抽出，扶着我的阳具，左手也加入了，爱不忍释的细抚着我的龟头，先用力的抓紧几下，然后缓缓地套动，我的鸡巴就变得比刚才更强硬，龟头胀得更大更亮。春雪凑嘴过来，伸出舌头在马眼上挑来挑去，又把鸡巴头含进嘴里，用左手紧握住鸡巴上下来回套动。圈着我的肉根周围，缓上慢下，吞吞吐吐，再加上灵活的香舌不断地在我的肉索上挑衅，舌尖偶尔又沿着鸡巴棱子伞缘来回划圈，不仅不介意我往前顶，而且还配合地尽量多把鸡巴吃进去，可是她的嘴巴不够大，所以她最勉强也只能含进一半，那是她的极限了，她忙碌地替我舔咂着，同时用黏腻的舌拖舐着我的茎杆子。

此时我已是强弩之末，哪还忍得住她这样的刺激？我用力把春雪往上拉，再次将身体整个压上去，左手将她的右腿抬起紧紧抱住她的小腿，已她的大腿当支柱，右手握住肉棒往她的小穴贴近，让阴阜和龟头的前端相碰触到，鸡巴棱子缓缓在小穴口上下来回摩擦十几次后，顺着湿滑的浪液，不费力气地插入她淫糜的骚穴里。

她屁股开始不安的向上零星抬动，我每一顶，春雪娇娇地就“嗯”一声。那腻腻的鼻音更撩动我的神经，让我火上添油，冲动再冲动，终于受不了了，藉着床的弹性，只用单手撑着床，架着她的双腿，缓缓的抽送起来。深入浅出，抓着她大腿的手掌还有闲暇空出食指，捻在她的阴蒂上，春雪不禁苦苦的辗转扭动，我虽然受到她的推阻，还是尽量加快速度。

春雪忍不住想叫，却又爽得没了气力，只能低低声的“呜……呜……哦……哦……”轻哼，并将头靠在床上，脸上妩媚万千，又痴又喜。我低头再吻住她，她马上回应的和我吸吮在一起。

渐渐地我越抽越用力，她也挺着腰迎凑着……我突然感觉到她的穴儿又在痉挛了，依照上次的经验，猜测她快要高潮了，连忙加重马力，回回深刺到底，同时也让她的膣肉爽快地磨过龟头。

春雪很快地便全身都抖动起来，再加上高潮的美感，仿佛飞翔在神仙天界那般，她快活死了，四肢先是将我牢牢锁住，突然一松，重重地摔回床上，表情茫然恍惚，有一气没一气。

我见她泄身了，赶紧再加快速度，重重的再多插十五、六下之后，慢慢放慢抽插的频率，将坚硬粗大的鸡巴整根泡在她的小穴里，享受她滚烫的阴精带来的趐麻快感……

几分钟后，泡在穴里的鸡巴仿佛不泄不快，在她浪穴里一挺一挺的，于是我再次用力挺起屁股，粗壮的鸡巴没预警的戳进了大半根，“啊……”春雪自然反应的叫出来。紧接我便连着几十下厉害的刺入，顶得春雪要死要活，整根鸡巴都干进去了。

“啊……啊……”春雪又受不了地浪了起来。我急忙将春雪抱起，让她面对面分开腿坐到我腿上，阳具正好挺硬在门口，两人同时一用力，淫湿的穴儿和硬挺的鸡巴，就紧密的相认了。

“啊……大伟……真好……你……好硬……好长啊……”

这样的体位，我只能捧着春雪抬动她的屁股，抓着她的臀肉，用力的上下抛动。可能春雪以前没被耀文用这样子的姿势插过，真是浪个不停，四肢紧紧缠住我，好像希望能就这样干一辈子。

“喔……喔……大伟……哥哥……你好棒啊……怎么能插……到这么……深……我……啊……从没……哎呀……被人干到……嗯……嗯……这样深过……好舒服啊……好舒服……喔……喔……。”

“骚货，插死你好不好？”

“好……插死我……我愿意……啊……啊……每次……都顶到上心口呢……啊……好棒啊……好棒的大伟……好棒的鸡巴哟……嗯……嗯……”

“看你以后还浪不浪？”

“还要浪……要浪……要又骚又浪……啊……啊……让哥哥再来干我……啊……啊……我美死了……喔……”

【完】